

## 瓷器之美

□ 王风英

我的内心时常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骄傲与感动,因为我的故乡不仅有蜿蜒逶迤的山水,古色古香的老街,而且有着“瓷器之都”的美誉。在当地,瓷器堪称我们生存的法宝,点土成金,制作出的瓷器洁白无瑕,晶莹剔透,堪比玉器。

瓷器之美,首先美在它的气质,那是一种宁静典雅的文化气质,内敛、温厚、含蓄,单纯和谐,雍容大气;其次,瓷器之美,美在形,瓷器之韵,美在色,当一件件或瓶、或罐、或碗、或杯的瓷器,在洁白的釉面染上亮丽的色彩,便仿佛浸润上美丽澄澈的湖光山色,瞬间流光溢彩。

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,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,而峰峰“磁州窑”盛产的瓷器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据有关史料记载:早在四世纪(隋代)这里已开始生产青瓷器,到了十世纪(宋代),由于这里窑场勃兴,制瓷技艺精湛,形成了以磁县观台镇、峰峰矿区临水镇和彭城镇为中心的窑口,因此磁州窑著称于世。磁州窑历经千年窑火不熄,烧制出的瓷器早已成为我国艺术瑰宝,且蒸蒸日上,方兴未艾。

穿越时光的隧道,喜欢在暖暖的日子里品读瓷器,就像给这些冰冷的瓷器赋予了生命力。白玉瓷,它凝如脂,洁白细腻,小巧精致。翡翠瓷,则青翠欲滴,温润如玉,纹样经典繁复,釉色纯净瑰丽。而青花瓷,于波瀾不

惊中,流露出的盛世风华,却又蕴含着无限的韵味。细细观赏,一种古朴宁然的芳菲满溢,带着唐宋的高雅,携着元明的底蕴,伴着一份萦绕不散的情愫,随着匠人的双手,把历史的缩影都融进了这青花瓷中……

瓷器之美,引来无数文人雅客的诗情画意。陆龟蒙则在《秘色越器》中写道:“九秋风露越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诗人用清丽雅致的千峰秀色,贴切地描述了瓷器如冰胜玉的釉色,令人耳目一新。“巧剡明月染春水,轻旋薄冰盛绿云,古镜破苔当席上,嫩荷涵露别江滨。”徐寅的《贡余秘色茶盏》,无论是染上春水的明月,还是以薄冰盛上绿云,诗人仅用28个字便将瓷器百转千折的美演绎得柔和似水,淋漓尽致。

沿着诗人的风情,总是寻觅了又寻觅。那日漫步在古镇老街,一个陶瓷作坊让我驻足。作坊里,一个留着花白胡须的老先生正专心致志地在一件胚胎上雕刻着花纹,那上下翻飞娴熟的手法,瞬间在胚胎上如花般美丽绽放。看到我,老先生微微一笑,便饶有兴趣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十四岁那年,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,就和村里几个同伴一起被送到了一家陶瓷作坊做学徒,可要想出徒,并非一朝一夕之事,也不能有急功近利之心,需要耐着性子长时间的学习和操练。那些日子,他夜以继日地苦练技艺,手上磨出了茧,眼睛熬出了红血丝,而一起学徒的几个孩子终因耐不住枯燥和寂寞都先后放弃,只有他执着地坚持下来。听完老先生的故事让我不禁感叹,一件件璀璨亮丽的瓷器,浸透了多少陶艺师傅的心血和汗水,凝聚了多少技艺人员的聪明和才智。

古老的磁州窑,必定蕴藏着艺术的宝藏。若遇见一件心仪的瓷器,就把它带回家。闲暇之时,品茗赏瓷,沉浸于神韵精绝的瓷器之中,让纷杂的心灵从此变得平静而祥和。

## 老菜馆

□ 刘学成

前些时日,我与朋友们相约到某处老菜馆聚餐。僻静的环境,简约的装修风格,客流量相对适中。店家用粉笔在黑板上面标明菜品和价位,我们据此点菜,随后在靠窗位置落座。等候期间,陆续有菜品被端到食客面前,看起来并无复杂花样,菜量倒很实惠。食客猜测多是来自各领域的工薪阶层,这种“接地气”的氛围十分符合我们烟火静好的心理预期。

当天,我们的就餐过程既轻松又愉快,菜品味道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海米腐竹、蛋黄豆角、渔家小炒等几道家常菜清香可口,老醋花生、铁板豆腐滋味饱满,较好地保留了食材的滋味。糖醋里脊外脆里嫩,传统的糖醋汁酸甜适中,开胃生津。尤其是下饭菜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,食材配比恰到好处,色泽明亮而不杂乱,滋味馥郁而不油腻,火候恰到好处,没有损耗蔬菜的清脆口感,犹如家庭小灶精心烹制而成,着实令人惊讶。

当前餐饮竞争日趋激烈,菜品推陈出新和营销方式花样百出,有一些餐馆另辟蹊径,探索从“老菜”入手,主打健康、营养

和还原本味的理念,一时间各种“老菜馆”纷纷涌现。如这家店,明窗亮灶的后厨空间,灶台附近只有寻常可见的食材和调料。厨师并不过分讲究刀工和花样,烹饪过程中不依赖重油提香,主要在火候掌控上格外用心。油盐酱醋等调料亦是用小匙取量,确保调出最佳滋味。一切都是似曾相识的感觉,十分贴合“老菜馆”的内涵定位。

由此看来,当外在“加持”超过必要限度,精巧反而是累赘,唯有不事雕琢、恪守本味的商家才能赢得忠实的拥趸。做菜如此,做人做事也是相似的道理。无论工作还是生活,适当地借助人脉、平台和亲朋好友的相助,原本无可厚非。倘若过于依赖这些外在“加持”,甚至违物初心,摒弃根本,其结果难免是“空虚寂寞冷”。唯有保守底色不忘本,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“我自岿然不动”,方能从容应对各种变数,任凭霜侵雨淋,依然指点江山。

用心烹饪“老菜”,坚定德行操守,犹如经营一段深情饱满的岁月,在温良敦厚中向阳而生,在光明正道中行稳致远。



## 小苔花

□ 罗坤

夏日炎炎,烈日炙烤。在我们单位背阴的堡坎上,几场夏雨后,苔花独自绽放了。

当我夜晚值班的时候,一下子看到那长长的斜坡上,有一种细小的花朵,悄然绽放,那就是苔花。它在砖石的缝隙中,绽放生命的色彩。那点点的绿,簇簇的白,在夏日强烈的高温下,倔强地成长。

微风拂过,它轻轻摇摆,露珠轻轻滚落,似泪非泪。虽无人瞩目,无人喝彩,却依旧绽放,无畏炎夏的气流。我突然想起清代诗人袁牧的诗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
那是一块阳光照不到的坡地,被遗忘的角落。苔花它不张扬,也不需要肥沃的土地来栽培。它们生长在滑石上、枯木上,甚至是城市里的水泥缝隙中,无论环境多么艰苦,它们都能顽强地生长下去。烈日炙烤着大地,就在这样的环境下,苔花却选择了绽放。它们不畏炎热,不惧干燥,在这片炽热的大地上,诠释着生命的坚韧和美丽。当我们看到那些绿意盎然的苔花时,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力量。那是一种不畏艰难,勇往直前的精神。

苔花,是无声的。在山野中,与月光对望;在溪流边,默默乘凉;在花园里,悄悄守望;在老树上,静观燕翔。苔花,是有声的。在春风里,与百花齐放;在夏雨中,与鸟儿吟唱;在秋收时,迎送朝阳;在冬雪下,绽放沧桑。

我们赞美苔花,赞美它们在炽热的夏日里,依然能够坚韧地生长,傲立在岩石上、土壤里,甚至是水泥缝隙里。它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,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苔花,虽然小巧,但拥有巨大的力量。它们是夏日里的一股清流,是炽热大地中的一抹清凉。

据植物学家研究,苔藓植物通常不开花,“苔花”实际上是苔藓植物的孢子体,而不是真正的花朵。园林专家指出,“苔花”其实不是花,而是种子。尽管如此,苔花以其朴素大方的美,赢得了人们的赞赏。

我特别喜欢如米小的苔花。苔藓虽是低级植物,寄生于阴暗潮湿之处,可它也有自己的生命本能和生活意向,并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活的勇气。和煦的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,生命照常萌动,苔藓仍日长出绿意来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苔花。无论生活如何炙烤,我们都要勇敢地绽放,傲立在人生的夏日里,让那抹绿意,成为我们永恒的信仰,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,我们是否也能像苔花一样,勇敢地绽放,坚守自己的信念?生活中,我们总会遇到种种困境,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光,我们就一定能在逆境中找到那抹属于自己的苔花。

## 父亲的玉米地

金黄叶片间,藏着父亲的汗水  
每一颗玉米,都如他的孩子般珍贵  
阳光斜照,斑驳的光影跳跃  
父亲的身影,在其中穿梭、劳作

脚下的土地,承载着岁月的厚重  
玉米秆高高耸立,如他的脊梁般坚韧  
风吹过,叶片沙沙作响  
那是父亲在耳边轻声细语,讲述着过往

父亲的双手,粗糙而有力  
拨弄着泥土,播下希望的种子  
岁月如歌,在他的指尖流转  
留下的是满地的金黄,和无尽的思念

每当夜幕降临,月光洒满田野  
父亲会坐在田埂上,静静地看着这片土地  
他的眼神里,有对丰收的期盼  
也有对家人的深深眷恋

父亲的玉米地,是他的骄傲和梦想  
是他用汗水浇灌出的诗和远方  
春华秋实,岁月如歌  
父亲老了,也弯成了  
一株沉甸甸的玉米  
向大地鞠躬 (袁伟建)

## 边防线上的花儿

青春面庞,从邂逅每一座界碑开始  
渐渐褪去青涩稚嫩,被铁血丹心磨砺  
留下坚实足迹,筑起盛世的“钢铁屏障”

坚守的决心不变,印证着崇高信仰  
每个哨所军营,汇聚着中华儿女的精神  
每个边关日子,承载着默默奉献的荣誉

高山、河谷、大海、绝壁,留下誓言  
岁月中,让理想的花在边防线上绽放 (熊柯)

## 田野铺开青纱帐

豆绿、黄绿、碧绿、墨绿  
庄稼绿得如此多样  
深浅各异,色彩繁盛  
玉米、高粱、花生、大豆  
高低错落,密密匝匝  
在辽阔的田野上排列构图  
恣意生长

风吹来的方向清楚了  
一片叶在唱,千万片叶在和  
仿佛发自内心的呼喊  
每一株植物都在张扬自我  
姿态万千,飒飒清爽  
走进青纱帐  
仿佛置身神秘的昆虫王国  
蝴蝶、蟋蟀、蚂蚱、金龟子  
奏响一支童年的歌 (李光灿)

## 露天电影

天,黑了下來;夜,围了过来  
大大小小的人,吃过晚饭,朝着这片空地  
围了过来

围食一张荧幕,围食一场光影的盛宴  
以纳凉的名义。或者享受一缕风

回忆多年前闹着跟母亲要零食的场景  
以看电影的名义。 (冯旭文)

## 七月

拿出最热的太阳,用一场  
接一场的雨,蒸或者煮

聒噪的蝉,一声连着一声  
喊醒了渐渐肥胖的蛙鸣

蜻蜓飞过池塘,荷花  
送给夏天一个热烈的吻

乌云,被用旧了  
草木疯长,正葳蕤着大地的爱情 (杨传信)

## 时光的漩涡

一切的动从静开始  
列车启程的速度模糊了你的面容  
光阴的流逝模糊了故乡的记忆

墙根旁的夏至草  
开满一串串不起眼的白色小花  
起初的最不经意却成为最深刻的记忆  
在小巷的尽头  
一只渣豆腐色的猫悠闲地走过  
此时似有一阵风吹过  
似带有故乡的记忆

和煦的风吹拂大地的长发  
如一个人深长而悠远的呼吸  
麦田中那株孤立的大杨树  
撑起巨大的伞盖  
里面有花香鸟语 有蜂蝶飞舞  
有浓浓的田野气息

此时故乡的记忆如同飞扬的蒲公英  
或作蓝天上的片片白云  
或作水中的涟漪和垂柳的倒影

暮色苍茫  
空气中仿佛传来母亲的呼唤  
次日在清晨的露珠里  
那朝阳的微笑  
凝固成一幅叫作“乡愁”的油画 (舒一耕)

几垄菜畦  
一个田园

□ 王国梁

读着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:“我要起身离去,去湖心小岛茵尼斯弗里,用粘土和树篱,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;我将种植九垄豆角,为蜜蜂建造房子,孤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……”我心中不觉荡漾起一股惬意和柔情,感觉身心无比放松。

我想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,而每个人的田园梦各有不同。在我心中,几垄菜畦就是一个田园。我很理解叶芝“种植九垄豆角”的心愿,这种朴素而生动的愿望,正是人们内心深处渴望回归的反映。我们的心灵家园,有了几垄菜畦做铺垫,就会呈现出半诗意半烟火的美好。

菜畦的美好在於,观赏价值与实用价值兼具。几垄菜畦既可以当花看,又可以借此烹制出人间五味。相比较来说,菜园比庄稼地多了几分诗意,比花园多了几分质朴,是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所在。

乡下的菜园,一垄小葱,两垄韭菜,三垄南瓜,九垄豆角,翠绿绿,嫩生生,高低错落,俯仰生姿,活脱脱一首婉转精巧的小令,长短句摇曳出万般风情,平仄之间有优美的旋律和动态的美感。微风吹过来的时候,菜畦间的绿叶抖抖地舞动着,叶与叶呼应嬉戏,一派生机勃勃。花开时节,明黄的南瓜花,紫色的豆角花,好像彩蝶一样在绿叶间翩然欲飞。当然,蝴蝶和蜜蜂也被吸引而来,园子里热闹了起来。有了花朵的点缀,有了蜂蝶的流连,菜园里便有了缤纷的色彩,有了芬芳的气味,有了盎然的生机。那样的几垄菜畦,营造了一个有声有色、有香有味的田园梦境。

菜园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。在菜园里,你会享受到一半田园一半生活,一半清欢一半烟火的别样情趣。菜园里的蔬菜品种繁多,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种下适应不同时令的蔬菜。蔬菜们此消彼长,彼消此长,可以使菜园长时间保持生机。初春的时候,沐着潇潇细雨,你在菜园里流连,很自然地回想起杜甫的诗句: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满园的蔬菜,绿意盈盈,柔嫩可人,你一定还会想到苏轼的诗句: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到了秋末,大白菜丰收,你会想到“秋末晚菘”这样的话,经霜的白菜给你甘美醇厚的味道。守着一个菜园,就是守着细水长流的日子,不愁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。

几垄菜畦,一个田园。我想菜园除了观赏与实用价值之外,更多的是带给你精神层面的满足。生活在都市中的人,都有一个田园梦。当你在都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的时候,不妨回归故乡的小菜园,左手采一只丝瓜,右手采一把豆角,享受一份月月的清欢,也品味人间的烟火之味。那一刻,自然的清风吹动你的衣角,菜园的馨香浅浅萦绕,你卸下了铠甲,以最柔软的姿态面对生活赐予你的自然之趣。



夏天是昆虫欢唱的季节,它们虽然生命短暂,甚至被讽为“夏虫不可语冰”,却足以点缀夏季,丰富人间情趣。

夏天晓于视听之首的昆虫莫过于蝉,也就是俗称“知了”。当“绿树新蝉第一声”时,火辣辣的盛夏就正式来临了。初伏天的蝉声最高亢响亮,一蝉起音百蝉齐鸣。早晨,一听到聒耳的蝉声,不用问,今儿准是大热天。

蝉声特别能打动诗人的心扉,“泉溜潜幽咽,琴鸣乍往还。长风剪不断,还在树枝间”,这是一种意境。躺在南山的绿荫下,望着荫亭的古槐,这时蝉声正在欢噪,像海潮般冲击你的耳鼓,这又是一种意境。

捕蝉是过去那个年代男孩子们都擅长的事儿,午后约二三玩伴,肩扛一根粘有黏面筋的长竹竿,头顶烈日,伴着蝉声去捕蝉。蝉是十分机敏的,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停止鸣叫,一旦发现不妙,就立即逃之夭夭。决定捕蝉的成败,是在蝉停止鸣唱后的那短暂的几十秒钟,必须屏声静气,不去惊扰有所警觉的蝉,然后迅速黏住它的翅膀,才能成功。《庄子·达生》中以楚国驼背老人粘蝉的故事说明凝神、虚静、空明,大概也是有感于此吧。

蝉儿之外,便是蜻蜓。蜻蜓是捕食蝶、蛾、蜂等昆虫的高手,历代文人雅士对蜻蜓情有独钟。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以蜻蜓为题的诗《小池》曰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近现代杰出美术家朱宣咸以蜻蜓为题,创作了中国画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,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自然与人构成的诗情画意。

盛夏时节,只要天气闷热,稍微有点雨意,池塘边,树丛下,院落里马上便会飞来数不清的蜻蜓,忽而飞向东,忽而飞向西,速度极快。孩童捉蜻蜓的乐趣,丝毫不逊于捉蝉,手持一把破蒲扇,随着蜻蜓来回挥舞打打,一扇一个准,不一会儿就扑下一大把蜻蜓。蜻蜓是家鸡的最爱,孩儿们便将捕得的蜻蜓用线串起来,逗得鸡儿满院跑。

蜻蜓之外,还有金龟子。金龟子如蚕豆般大小,背面似铠甲,呈铜绿色,有光泽,飞时翅翅有紫色反光,十分好看。金龟子通常爱在榆树、女贞、桃树、梨树的枝干上觅食,不像蝉那么警觉,极易捕捉,捉来的金龟子用细棉线系其颈部,一手抓牢线头,一手捏住金龟子背部,倘若手一松,金龟子就顺着手中的线飞起来,给孩子们增添了几分乐趣。

除了金龟子,就是蛴螬了。盛夏,蛴螬发出悦耳的鸣叫声,因此称之为“叫蛴螬”。孩提那时,几乎家家户户的窗前屋下都见过蛴螬的身影。在热得黄汗淌黑汗流的炎夏,周边

## 夏虫情趣

□ 潘春华

山区的农民便将捕捉来的蛴螬装在一一只拳头般大小的竹笼里,头戴一顶草帽,肩搭毛巾,挑着一担担蛴螬进城,不用叫卖,一路聒耳叫声,就吸引众多孩童围观购买。蛴螬售价甚廉,移天籟于家中,精心伺之而昼夜聆其声,为其乐也。蛴螬喜食南瓜花、丝瓜花,孩童们便三五结伴去郊外采摘。将采回来的丝瓜花插在竹笼子上需小心翼翼,有时候,蛴螬会张牙舞爪,露出大板牙,吓唬接近它的人。盛夏,疲于暑热的人们都横七竖八地架起床板竹榻在树荫屋檐下午休,几家笼子里的蛴螬像值班打更似地,不紧不慢地聆唱几声,心中自然溢出些许清凉与惬意。

孩提时印象较深的还有金钟儿。饲养此虫,须将雌雄共置于磁罐中,架隔香蒿,喂以毛豆和酸梨,长夜振翅,其鸣声清越奇特,借磁罐共鸣而音若钟声,沁人心脾,故称金钟儿。

至于夏虫,我还思念那小小的萤火虫。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。夏夜,清风徐徐,蛙鸣阵阵,正是萤火虫最多的时候。这些小精灵们,提着碧绿莹亮的小灯笼,在蓝幽幽的夜空下,无声无息地游荡。孩子们无事可干,便去户外草丛中捉萤火虫。捉萤火虫不需要任何工具和技巧,萤火虫的飞行速度很慢,在黑暗中特别容易分辨,飞近时手一捞就可捉到。捉多了,便找来一个广口玻璃瓶装进去。回到家,睡觉前带到蚊帐里,欲借萤火虫发出的微光翻看小人书,但未能达到可照亮书本的程度。所谓“囊萤夜读”,估计是表达一种刻苦读书的精神吧。不一会儿,便进入了梦乡,绿幽幽的光芒仍在睡梦中闪烁。